

北海文史

第十六辑

音容长使梦依依

——怀念许锡清先生

陈继礼

1978年3月8日，许锡清先生以81岁高龄在广州辞世。我在看到《广州日报》3月18日的“本报讯”后才知道的。当时，在悲痛之余，和泪写了一首诗，当作心香一瓣，在遥远的北部湾畔向他的灵前奠拜：“卅年把晤再无期，展卷时时动哀思。炳业昭昭留史册，雅怀字字仰承师。鼎盛即计遥遥乐，老去犹厌醉卧迟。奋进年年终不懈，音容长使梦依依。”后来在一个刊物发表时，还有个序，曰：锡清先生192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曾参加“福建人民政府”。生前在广东省文史馆及广州市人民政府建设局工作。编著有：《“福建人民政府”运动》、《广东省自然灾害史料》及《广东的兰蕙》等书，亦工诗，曩者赴穗前，曾函约过访，亲授上述各书及解放前后所作诗稿一束志念；粉碎“四人帮”后，每有新作，辄掷寄吟赏。1976年，余赴十三陵参观，途次北京曾有诗柬云：回眸履痕是吾师。未审今竟以癌卒！屈指师承，又少一人，能毋呜呼痛悼哉？特诗哀。

算起来，我得知许先生是在1946年首读其大作《故乡行》等篇。因其晓畅通达，情真意切，即深印脑海。至1976年我赴羊城盘福路高知楼府上谒侯，亲聆教诲，席间我通篇只字不漏地背诵其各首诗作，曾令先生颌首称是，孰料中经三十整年。而先生本人对所作因“随写随弃，偶有留存，时间也不长，所以无从想起，早已忘记。”由于我这次提起，“才能回忆，当时确有是作。”我对先生景仰至深的是他“先忧心悬悬，后乐期遥遥”（《约友赴北海游泳》）这种博大的人生胸怀，使我感奋不已的是“八十来临身尚健，岂容徒作三竿眠”（《1977年春节有感》）那种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积极进取精神。正是这30年的心仪和理解的积淀，我在悼诗中倾注了全部情感。

许先生是广西北海市合浦县南康镇（现属铁山港区）人，字澄区，1897年出生。1918年毕业于廉州中学，1919年考入北大，在校期间就开始从事革命活动，先参加北平国民党地下组织，后参加李大钊所组织的革新俱乐部。1925年从北大物理系毕业后，即返广州参加革命。初在革命军十一师当政治部秘书，跟着

出任廉州电报局长、钦县县长、汕头市长(第一任)。陈铭枢主政广东省长期间，任陈的顾问。1931年秋至冬，以陈为首的三人(其余二人为蔡元培和张继)组成的“宁粤合作抗日代表团”时亦续任秘书，并随团回广州。1932年初，蒋介石下野，陈铭枢主持国民党政府，他任国民政府实业部次长。1933年蒋介石复出，他随李济深到福建任财政厅长。1933年11月，以十九路军为主体的反蒋力量，在福州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简称福建人民政府)时，出任革命政府经济委员会副委员长。1934年1月，革命政府为蒋介石瓦解，他被认为是事变骨干分子，受蒋介石通缉，举家逃往香港，他本人曾赴欧洲考察。翌年春至1936年，他任香港《大众报》总编辑。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至1948年，返回故乡合浦经营工商业，主要是盐业，任华宝堂经理，在此期间曾任过北海电力公司董事长。1949年初蒋光鼐约他去香港帮其工作，该年由蒋光鼐亲自介绍他参加民革组织。1950年初蒋去北京后，来信要他从香港去北京参观学习。后来由蒋光鼐和蔡廷锴提名，民革中央派他回广州参加广州市民革的筹备工作。回到广州后当选为民革广州市分会筹备委员会委员(在此期间曾担任女子师范学校、华侨中学教师)。从1953年起至1963年冬先后为广州市政协委员、常务委员、广东省文史馆馆员兼馆务委员，1962年2月出任广州市建设局副局长。1963年11月当选为广东省人民代表。1973年3月，广州市政协恢复三个委员会，被任为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1974年1月14日还以特邀代表身份参加广州市建设局先进单位积极分子代表大会。

综观许先生的人生途程，都是一直在追求光明向往革命的。这主要表现在人生的转折关头，他能把握住自己的正确态势和坚定的走向。如“福建人民政府”在福州宣布成立，他认识到这是十九路军从拥蒋转化为反蒋过程中达到了最高峰，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自然产物，是中国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它的知识分子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面临着民族新危机所激发起的新觉醒的集中表现(虽然说这种新的觉醒不是彻底的)。尽管后来存在的时间不长，但它产生的时代意义，革命意义不能抹煞是可以肯定的。在这个运动中，许先生自己说“我是一个走卒”，但他并不晕头转向。特别是在1931年7月一个夏天，蒋介石通过时在吉安的陈铭枢电告在香港的许锡清即到吉安。原来蒋介石要找一个人代表他去广西见李宗仁、白崇禧，想利用许先生与十九路军的关系，引起

粤桂间的猜疑，因而恶化粤桂的关系，以达到削弱西南反蒋的力量。但许先生理解个中企图后，当即婉词拒绝：“我和李、白平日无私人的感情和关系，这个任务非我所宜。”所以蒋介石也不勉人所难，同意了许先生的意见。如果去后办成这件事，说不定历史将又多另写一笔了。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日战争爆发了。这是十九路军代表全国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的意志和行动，又是违背蒋介石、汪精卫对日投降和不抵抗的基本政策的一种行动。当时蒋介石不敢居留南京，他的总部设在津浦铁路线上蚌埠一段的流动车厢上。他不仅派第八十七、八十八两个师监视十九路军(后来这两个师自动参加作战)，并且派何应钦到交通部找陈铭枢(时任京沪卫戍司令长官)，要他命令十九路军从前线撤退，当时作为陈顾问的许先生亦在座。陈铭枢问许锡清对此事怎样看法，许直截地回答陈：“就是你下命令，他们也不会撤退。”陈铭枢接着即对何庆钦说：“我也是这样看法，下令撤退是办不通的。”所以迫使何应钦怅然离去。可以设想，如果当年陈铭枢不采纳许锡清的意见，而听从蒋介石把十九路军从抗日前线撤退的图谋，全国人民抗日的斗志受到顿挫，这必然要受到历史的千载唾骂。但许锡清以顾问的责任，以革命者的胆略，坚定了陈铭枢的“抗君”决心，毫不夸大地公正地说，许锡清是有功于世的，这功绩是不容忽视或湮灭的。

许锡清在从政之余，以自己的高深学养，丰富的人生阅历，仍孜孜矻矻地从事著述。他耗费四五年工夫，于1961年12月编成的《广东省自然灾害史料》就是一部极为珍贵的书。为了这一卷编成，他曾告诉笔者，几乎翻了“一屋子书”，“有闻必录”，而书中直接引用和参考的册籍就有153部。书中体例，每项记录分公元、朝代、地区、事实发生日月情况及资料来源(编码、分页)均翔实有据，举手可查，确是一部难得的罕见的灾害编年史，有较高的参考研究价值。许锡清先生还是兰花的爱好者、专家。笔者造访时，他室内外空间也不乏盘栽兰花。六十年代朱德总司令一次到广州视察，先生就将所著《广东的兰蕙》一书奉赠。在先生的遗著中，还有一件珍贵的、自己亲身经历的回忆录《‘福建人民政府’运动》。内中除记述先生的真切经历和见闻外，特别是为我们留下了十九路军由拥蒋转化为反蒋的一些过程以及它的几个领导人物的政治倾向和变化，都是鲜为人知，更显得珍稀。

先生一生都紧跟随着时代前进的步伐而且是奋进不息的。他经常收听广播，

有所感就形之于文字；看到报刊，如有所思就留下文章。他曾以史冲笔名，在《羊城晚报》发表过(连载)文史小品。游广州起义烈士陵园，他写下了“轩辕血祭听杜鹃，凭吊英魂三十年。烈绩高与南岳并，崇丘新共白云连。珠江月色仍依旧，祖国面容顿改前。飘起东风浪万丈，淹沉敌舰百千船。”1965年我国原子弹爆炸成功，先生欣然赋诗：“蘑菇云千丈，丑类一路哭。东亚病夫号，一朝洗此辱。”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先生感奋不已，当即写下一首五言长诗《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妖雾尽烟消，阳光照玉宇。八亿同欢呼，快哉此一举。”四人帮覆灭后，全国出现一派生机。先生已到垂暮之年。1977年春节，他听了广播后立即写了《有感》“往岁半沦昏暗日，今朝全见艳阳天。……八十来临身尚健，岂容徒作三竿眠。”真是不惧老之既至。记得我到广州访问先生时，曾对我说过，正准备翻译美国一本有关兰蕙的书……听后，我真感奋不已。孰料苍苍者天，未几先生竟以癌而逝去！一个奋进不已的长者，就这样走到生命的终极。中共广州市委统战部、政协广东省委员会，民革广东省和广州市委员会、广州市建设局及广州市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参事室、文史馆负责人等二百多人参加追悼会。《广州日报》发了消息。我未能抚棺尽哀，谨以小诗一首，向南天哭奠，但先生的音容将永远保留在我的记忆中。